



备选封面 挑年货

寻找年味

什么是年味？
年味是大门两边贴上的春联对对 ,年味是竹竿尖头扯出的鞭炮声声 ,年味是团圆饭里飞出的菜香阵阵 ,年味是手心里揉出的雪球团团

可是 ,不知何时 ,春联贴得少了 ,冬雪下得迟了 ,菜香飘得远了
许多人说 ,年味变得淡了。
真的淡了么？
看 ,西溪镇棠溪村头 ,挂着一排排新晒的腌肉。一场风雪过后的暖阳 ,与柴火煨出的清炒慢炖 ,这难道不是舌尖上的年味？
看 ,方岩镇先盆村溪中 ,飘着一盏盏造型各异的花灯。漫漫长夜里的点点灯光 ,蔓延到树上、桥上 ,融化在风中 ,醉了微笑。这难道不是光彩里的年味？
看 ,农贸市场的集市里 ,撂下一筐筐各异的年货。早早到场的赶集人与匆匆赶来的 过客 ,比较、品尝、还价 ,这难道不是人情中的年味？
看 ,与永城渐行渐远的路上 ,列车窗映出归心似箭的影子 ,大巴车上朦胧的双眼里 ,一辆辆摩托飞驰而过 ,留下一缕归烟 ,这难道不是乡愁里的年味？(详见 3 版 -6 版 一周专题)

小时候 ,年味对于我是还未穿上身的新衣 ,抱着未开封的饼干罐子 ,数着日子等待年夜饭香飘过 ,这种感觉至今还令人印象深刻。现在 ,那种满怀期待 盼 新衣的滋味消失不见。可是 ,我知道 ,当我细心挑选着回家给父母带去的礼物。大街小巷多了许多类似的身影 ,那种滋味 ,未尝不是一种年味。

作家冯骥才在谈到 年味 时 ,认为年味其实并不是物质的丰盛 ,它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丰盛。我们对 年 的感情不曾减少。或许那浓浓的年味下清减出的是我们对自己文化及其价值的无知 ,对人的精神生活需求的无知。

年味 正在以一种新方式 ,或凭借一种新载体出现。于旧时 ,怀念年味 ;于现时 ,追念年味。年味就如同披着旧外衣的佝偻旅人 ,没处栖身。

倘若我们要把 年味 从生活中的必不可少变成文化上的不可或缺 ,那么 ,有深藏文化背后的汤底 ,加时光变幻中的一首歌 ,或一支舞 ,或一杯酒 在篝火旁边静静观望 ,适当地搅动 , 年味 的芬芳透过缝隙 ,慢慢盈满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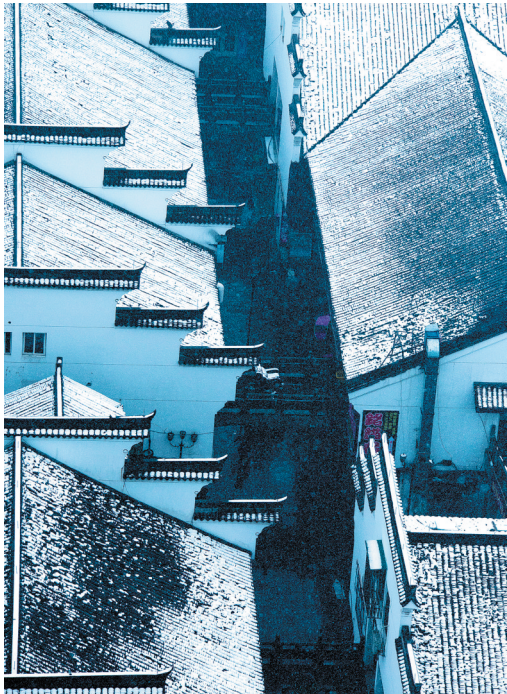
文/章琛



封面故事

本期一周专题为《寻找年味》,我开始思索 :最浓的年味在哪？应该是农贸市场吧！
昨天恰好是永城赶集日 ,早上 10 点左右 ,我便风风火火前往农贸市场寻 年味了 。果真 ,最浓的年味就在这
农贸市场的干货摊前 ,一位戴着眼镜的老大爷拿起花生吃了几颗 ,似乎味道不错。大爷二话不说 ,扯过旁边的塑料袋就装了起来。
海鲜摊前 ,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驻足了半天。左看看右瞧瞧 ,和店主简单交流后 ,随即上手 ,采购了一堆海鲜。紧跟在后面推着三轮车的大爷忙上前接手 ,将采购的年货放入车内 ,又急匆匆赶往下一个点。
你快一点 ,我们还要去剪头发呢。气球摊子旁 ,妈妈拉着孩子的手催促道。她说 ,要过年了 ,今天正好有空 ,得赶紧带孩子去买身衣服理个发。

咔嚓咔嚓 ,镜头旋转 ,相机一响 ,照片定格。
最浓的年味还在哪呢？我想到的是 红 色系列。
实验学校对面 ,摆着十几家对联摊子。前天 (1月31日) ,正好下着大雪 ,有位摊主拿着根长竹竿站在椅子上掸雪。镜头一对 ,封面照片产生瑞雪兆丰年。
红色系还应有灯笼 ,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想到的是步行街。古色古香的老街搭配红灯笼 ,绝对是一副大美景象。
哪里能拍到最美的步行街？路人告诉我 ,可以前往南龙大厦顶楼拍摄。
随即 ,我赶往南龙大厦 22 楼。可惜 ,22 楼的门紧紧关着。不死心的我又在楼层间乱串 ,终于在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扇可以打开的窗户 ,借着窗户的一角 ,拍下了步行街上的雪景 (如下图)。
雪天里 ,我冻得瑟瑟发抖 ,鞋子上 ,早已被雨水淋得湿透。
寻找年味的过程有些累 ,有些冷 ,却很愉悦。很多人说 ,年味已淡 ,年味不再 ,其实并非如此。



备选封面 :马头墙·中国年

记者 应玲菲